

古 考

期 四 第



PDG

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目錄

- 釋四方之名.....唐蘭.....一
說莫.....董作賓.....七
卜辭文字小記.....孫海綱.....十一
井侯殷考釋.....于省吾.....一二
令彝新釋.....陳夢家.....二〇
釋底漁.....陳夢家.....二一
昭王之諱敦跋.....柯昌泗.....四三
爲上海市博物館接收晴韻館收藏古錢小記.....鄭師許.....四五
玲瓏本漢西嶽華山廟碑攷.....李松.....六一
陰廬漢碑跋三種楊靈寶山記 孔憲碑 褒國山碑.....楊善欽.....七七

- 魯山縣新出二石記.....許敬.....八五
 記魏宕昌公暉福寺碑.....李涵礎.....九八
 雲岡石佛小記.....周一良.....一〇〇
 磧砂延聖院小志.....葉恭綽.....一一九
 跋楚雄新出土南宋高公墓誌.....張希魯.....一七零
 宛東訪古記.....孫文奇.....一八五
 宋代金石書考目.....楊殿珣.....一九一
 宋代金石佚書目.....楊殿珣.....一九一
 論古銅器之鑑別.....容.....二〇四
 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辨僞.....童書業.....二四八
 大禹九鼎所在考.....徐中舒.....二二九
 題湊考.....岑家梧.....二七七

蠡光鐘之年代	劉叔揚譯	二八一
中國古銅鏡雜記	張蔭麟譯	三〇八
圖騰藝術史序	陳鐘凡	三一九
善齋彝器圖錄序	容 庚	三二三
河南博物館藏歷代墓誌圖錄凡例	孫文青	三二六
潘文勤金石手札鈔	楊樹達	三二九
猩曾野況	王湜會	三三五
第二期社員名續錄		三五五
社員履歷通訊更正		三六一
本社簡章		三六五
社務紀要		三六七
本社出版書籍		三七一

釋四方之名

唐蘭

四方之名，最初見於堯典，然虞夏書多後世追述，未可信據也。惟卜辭習見東西南北之稱，足證其名在商世已甚通用矣。

說文：『東，動也。從木。』官溥說：『從木在日中。』又：『圜，鳥在巢上也。象形。日在西方而鳥西，故因爲東西之西也。』又：『南，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。從艸，羌聲。』又：『北，乖也。從二人相背。』按許君說此四字，唯北字差近，其東西南三字，依許君之說，皆有專字，且似制字之初，即與方向有關。今以古文字考之，非也。

丁山作說文闕義箋云：

東卜辭作𠂔，亦作𠂔𠂔諸形，𠂔可以謂日在木中，𠂔從𠂔，𠂔從𠂔，木中皆不得謂

爲從日。友人徐中舒先生曰：『東古橐字，埤倉曰：「無底曰橐，有底曰囊。」倉頡篇曰：「橐橐之無底者也。』實物橐中，括其兩端，象形象之。鼎文重字作𠁧，象人負橐形。』山按其說甚是。毛公鼎有橐字，散氏盤有橐字，諸家並釋爲橐，許君謂從橐省，實則所從之𠁧即橐字，易所謂括橐者也。橐中無物，束其兩端，故亦謂之束；暨實以物，則形拓大，橐者橐之拓大者也，故名曰橐。橐與東爲雙聲，故古文借之爲東方。——二

十八 橋

蘭按徐丁二君於東字推翻說文從木從日之說，厥功甚偉。其釋重字亦甚確。然謂東爲古橐字，猶爲未達一間也。余謂金文偏旁，東、東二字每通用，東即東之異文，說文東字從口木，亦誤。橐字本當從東缶聲，金文所從作𠁧者，象包東之形，作橐者文之偶變，其作𠁧𠁧𠁧𠁧諸形，或更爲橐橐等形（見金文者），皆象包東後更施以約縛耳。東與東爲一字者，東字古當讀爲透母字，聲轉而爲東也。說文以陳爲從阜從木申聲，又有古文作𠂔，然金文以至六國鈎鈎，並作𡇗𡇗，陳諸形，固從東，不從申也。說文又以陳爲從支陳聲，然以金文觀之，則陳字

實晚出，即歛之省也。蓋說文既不能釋陳爲從阜東聲，又因無敕字而不能釋歛爲從阜敕聲，故委曲說之耳。今謂歛實從阜敕聲，敕卽敕字，則此難題迎刃而解矣。此東東一字之佳証也。

西字卜辭作弔弔弔弔等形。其作弔弔等形者，孫詒讓釋留，王國維釋西，以爲烏巢之形，丁山又據弔而以爲網形。今按弔於卜辭用爲西方之義，王說誠是，然逕釋弔爲西，則非也。以字形言之，當依孫詒讓釋留爲是。卜辭弔字從弔，弔字從弔，皆其證，由卽留字也。三體石經古文迪從弔，王國維氏以篆作𠀤爲正，不知卜辭留字固或作弔也。近世學人之通病，在以後世材料，決定古文。如弔本弔字，古人用爲伯弔，或不弔，後世音變，改用叔字，而學者多誤謂弔卽叔字，或且謂說文弔字與從弔之字，均爲叔字之誤，不知金文固自有叔字也。又如弔字，商及周時多用爲辰子午未之稱，不知何時始改爲辰巳午未，亦音變也；或者遂欲改卜辭子字及從子之字，盡以爲已，不知卜辭亦自有已字也。如此之例甚多。卜辭以留爲西，亦猶此也。蓋卜辭時代，本或稱爲東留，卽假留字爲之耳。後世巢字

之形，上與畱字略相近，然不得附會畱爲鳥巢也。

其作𡇗𡇗𡇗等形者，𡇗形與金文且子鼎敦弔段合。凡古文字中，又與十形多亂。𡇗或爲𡇗，猶巣或爲巣也。由𡇗而變爲𡇗，則即後來作𡇗𡇗等形所從出。𡇗變爲𡇗，𡇗變爲𡇗，則又說文籀文𠂔古文𠂔，所從出也。由𡇗形而變爲𡇗（見漢印西市）更變而爲𡇗（漢印西鄉）遂爲說文所載小篆之屬。許氏以爲鳥在巢上，意謂𡇗爲鳥形，實爲繆篆所誤。按卜辭之作𡇗𡇗諸形者，本即𠂔字，其後漸變作𡇗𡇗𡇗者，專爲東西之稱。說文遂誤列爲二字，不知𠂔西聲近原止一字也。卜辭於一時期用畱字以代表西方，另一時期又用𠂔字以代表西方者，皆𠂔亦聲近。說文𠂔字古文作𠂔，實即畱字異文，此一証也。薛氏鐘鼎款識師酌段『酌其邁年』，𠂔字舊不得其解，今謂即𠂔字而讀爲斯，即『萬斯年』也。𠂔斯聲相近，斯從其聲，音與其聲義俱近，古每通用，是畱𠂔聲近之又一証也。

南字卜辭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，郭沫若以爲『殆鐘鑄一類之樂器』。蘭按以音之爲聲，豆之爲鼓，例之𠂔衍爲韻，誠可目爲樂器。然以爲鐘鑄一類則非是。郭氏以大磬之鐘

爲証，然南與南固截然二事也。穀字，孫詒讓氏釋穀，王國維氏釋穀，學者多從王氏。今按當從孫氏爲是。穀或爲穀，變而爲器，即說文穀字，猶稻變爲穀，稻變爲穀矣。穀象以爻繫吉，其聲吉，然以聲化象意字例之，當從爻吉聲，然則吉即吉字也。吉字本義，今不可詳，以意度之，當是穀之本字，以瓦作腔穀之形，故叩之而壳然也。卜辭吉字，除用爲南方義外，常用爲祭物，如九吉八吉五吉四吉之類。郭沫若謂以鐘鑄類之樂器爲祭，然卜辭又有『一羊一吉』。
(後編上五葉)『卯一牛出吉』等辭，(前編七卷一葉)以牲與吉並祭，謂爲樂器，未免突兀。

余謂此類卜辭中之吉字，實即吉字，當讀爲穀，九吉，八吉，即九穀，八穀，而以穀侑牛羊，亦於事爲順也。然則南方之字，本假吉爲之，無本字也。從吉聲之字，多轉讀入厚候等韵。左傳『楚人謂乳穀』，尤其顯證。穀南聲近，故變爲今音之南。後世見南方之南，形聲俱變，遂以爲別有專字矣。

如上所述，則東本即東字，西本即向字，卜辭或假借爲之，南本即吉字，皆假借其聲，無本字也。獨北字，許君之說，未嘗牽合北方之義，余以爲實一義之引申。北字作介，象兩人相

背，與𠂇對文，𠂇北即嚮背也。由相背之義，引申而有乖背及背面之義。由背面之義更引申之，乃有二義：一爲人體之背，其後更從肉而爲背字；又一則爲北方。蓋古代建屋，皆南鄉，則南方爲前，北方爲後。『安得謾草，言樹之背』，屋之背爲北堂也。人恆鄉南而背北，北方之名以是起矣。

依文字學之觀點言之，四方之名，均無專字，僅就他字引申或假借爲之，其發生必在既由此諸字以後。然方向之名稱，在原始語言中，或已發生，未必不在文字發生以前也。如於語源方面作冒險之推測，則東西南北四字，似與日光有關。東西者，日所出入，日出而動，日入而栖息，故東動聲近，西與栖息亦聲近也。南方受陽光，故本曰吉，吉者穀也，善也。而北方則背陽光者也。

當文字發生之初，北方之字，固可以兩人相背之北，引申而爲之，而東南西三方，則未有象之之術，故假借他字之聲以爲之耳。

說莫

董作賓

殷虛文字類編第十三葉六，收^莫字二。甲骨文編第十三葉六，增收^莫字五，共七字，按^莫，非一字也。^莫爲覲見字，余別有考（載入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一文中），茲僅說^莫。

莫甲骨文作^莫，最初當爲謹慎謹字，象人衣冠整齊，兩手交叉恭謹之狀。謹小慎微，引申有小少之義，今之^董字，尙存古義。如：

董 少也。
史記宣植傳集解引應劭說。

華乳爲：

僅 少也。

漢書董仲舒傳集注

又才能也。

說文

麌 少也。一切經音義一

麌 與僅同。
漢書賈誼傳註

勵 少也。
禮記射儀釋文。

甲骨文中，**莧**則似爲饑饉之饉字，與作覲見觀字解之葵迥異。饑饉之饉，含有穀少之義。說文稱「蔬不孰曰饉」，乃漢人之說，後起之義。吾人當以穀梁傳之解爲準。穀梁襄廿四年傳，解說經文「大饑」曰：

「五穀不升爲『大饑』。」一穀不升謂之「曠」，二穀不升謂之「饑」，三穀不升謂之「饉」，四穀不升謂之「康」，五穀不升謂之「大侵」。」

康之義不可解，大侵（祲）即大災，而曠（歎）饑（幾）饉（莧）皆含少義，三種穀皆不收成，已占五穀之大半，則所收之穀甚僅，故謂之饉。其實在古義中，多饑饉並稱，以示荒年。饑與饉，固一音之轉變也。

孫氏所收之五字中，其一冠上有纓，或當別爲二字，其三辭殘缺不可屬讀，可以讀而

解其義者，僅二辭耳。

崇 前四六一

齊 藏十七一

吳 藏一五九三

吳 前六八四

吳 前三二四四

吳 甲一二五十三

後二辭云：

庚戌卜貞帝其降堇（鍾）前三二四

口丑卜貞口不雨帝口隹口堇（鍾） 甲一二五十三

庚戌一辭最明顯，曰「帝其降鍾」，即天降饑鍾之義。甲文中帝字多指天帝而言。口丑一辭，言不雨，堇上當缺一降字，言天不雨，即帝將降鍾也。天帝降災，使下民饑鍾，爲商周時一

種普通信念。詩經中有最好的例証，如；

天降喪亂，饑饉薦臻。

大雅雲漢

浩浩昊天，不驟其德。降喪饑饉，斬伐四國。小雅雨無正。

周人言「天降」「饑饉」，即商人所謂「帝降饉」也。

卜辭文字小記

孫海波

沖

後編卷下第三十六葉六版「令沖宗，」王國維先生疑沖是也。說文「沖，涌搖也，从水中聲。」卜辭从中在水中央，涌搖之義。引申之爲衝。呂覽重言，「飛將沖天。」史記滑稽傳「一飛沖天，」猶升也，至也。金文沖子，裴星作，與此略同。此云「令沖宗，」沖或中之假借字與。

滋

後編卷下第四十七葉十七版「友于櫟，」商先生疑溼，竊疑當是滋字。說文「滋益也，从水茲聲。」此从二水者，古文篆簡之例也。說文「櫟，水行也，从林，荒，篆文作流；」「櫟，

徒行澠水也，从林步，篆文作涉。」皆其證。卜辭文云「友于滋」，滋乃地名。按地理志「常山郡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，東至新市入虧池水。」一統志曰「滋河源出山西五台縣界東南，流逕正定府靈壽縣北，行唐縣南，又東歷正定藁城二縣北，無極縣南，又東北入定州深澤縣界，古與滹沱合流，今折而東北與澠沙二水合，不入虧沱矣。」卜辭之滋，未知是其地否。

汎

鐵雲藏龜弟百十六葉三版「汎」，前編卷五弟四十一葉八版「取射子汎」，「汎字从水从大，即汎字。說文「汎浙簡也，从水大聲。」古通作泰：左傳泰侈一作汎侈，西京賦「心麥體泰」，一作體汎。後世或寫作汎，多點者誤也。

佚存四十三版有「汎」字，蓋即泰之古文。唐蘭先生釋亢非也。說文「泰滑也，从升水大聲，古文作𡇗。」又孫壯先生藏墳文太作𡇗，並與此同，可證太从大，其形毗連，亢作𡇗，筆圖中斷，絕不混殺。金文亦有此字，大舜「明公易𡇗師鬯蕪牛」，𡇗師即太師，此文義之

可證者也。若讀亢師，則不辭矣。

沴

前編卷四弟三十八葉七版「十二月」，又卷八第八葉一版上「庚戌卜沴貞陼沴八月」，上諸字，並疑爲沴。說文「汙行水上也，古文或以汙爲沒字」，重文作澣。列子說符篇「黃帝習于水，勇水澣」，是亦假沴爲之。（今吾鄉言人能划水者曰沴字，殆古字之僅存者矣。）此字从囚从水，與說文重文合。或言八月澣水時屬可能，若弟一辭云「沴十二月」，十二月時方嚴冬，安能澣水，是與辭意不合。曰：古制之不存于今者多矣，卜辭沴年之文，往往有在十月者，豈十月收成之後，再爲沴年者乎。沴字含意初不必止于澣水，顧歷時久而古義湮，難以致見耳。金甲文中識其字而不能詳其義者爲數實甚，即此亦其一例。

洧

卜辭又有手偏旁不分，故此三部形聲之字，每易混殺。前編卷六弟十六葉二版「卜」、「灋」、「受」，灋字，羅振玉先生曰：「象人手牽龍。」陳邦懷先生以爲灋字古文，其說